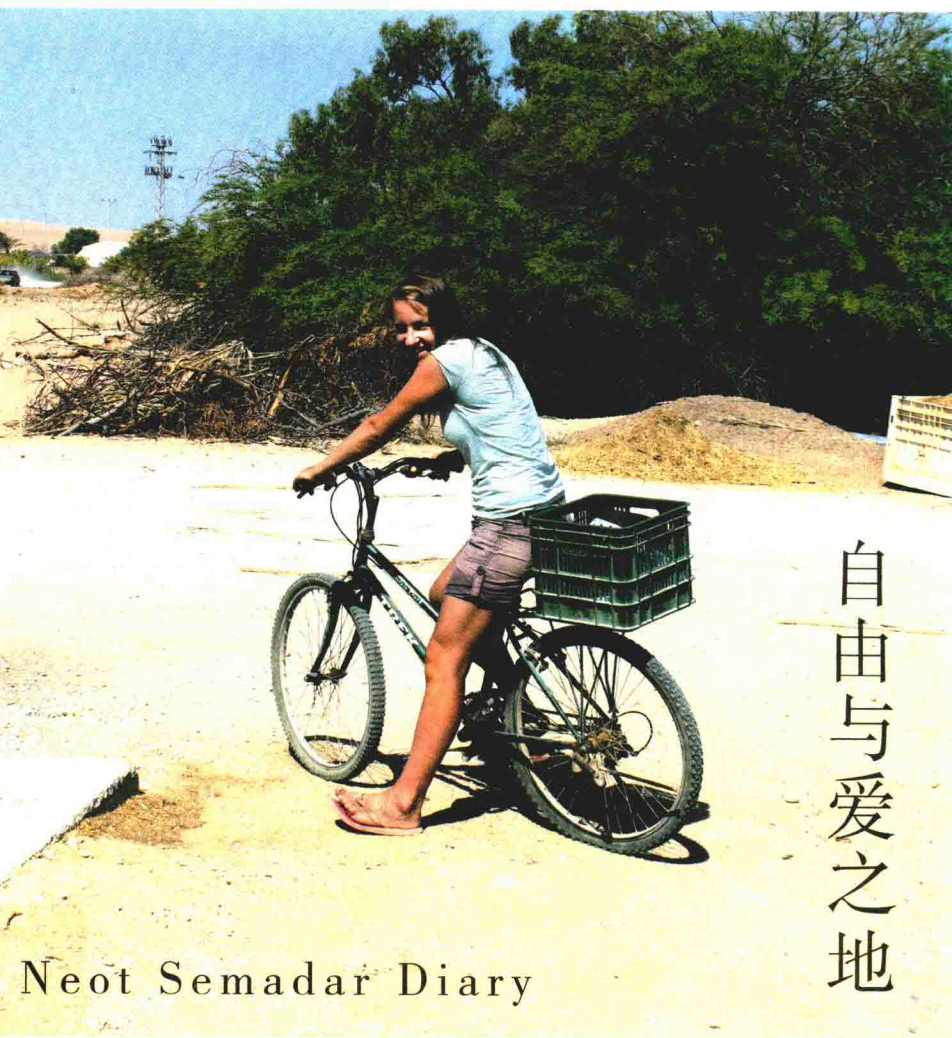




自由与爱之地

以色列记

Neot Semadar Diary

云也退 著

哪里有什么事业，比感觉到自己活着更有意义？

在以色列东南角的小农庄内奥·茨马达（Neot Semadar），
人们所做的唯一的事，就是让一切变得正常，
不是完美，不要更好，只是正常……
我在他们不经意流露的善意里，探寻犹太民族的力量之源。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自由与爱之地

以色列记

Neot Semadar Diary

云也退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由与爱之地：入以色列记 / 云也退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9

ISBN 978-7-308-17047-5

I. ①自… II. ①云…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8642 号

自由与爱之地

——入以色列记

云也退 著

特约策划 王家胜

责任编辑 罗人智

责任校对 徐 婵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内文制作 龚碧函 马志方

出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印 刷 山东泰安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271000)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263千 图片 64幅

版 印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047-5

定 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引 子	001
Day 01	路 口	007
Day 02	月 亮	023
Day 03	寂 静	035
Day 04	果 实	057
Day 05	乡 愁	077
Day 06	苍 蝇	091
Day 07	骄 傲	099
Day 08	流 浪	113
Day 09	定 居	123
Day 10	圣 城	137

Day 11	民主	145
Day 12	领袖	157
Day 13	酒厂	173
Day 14	敏感	181
Day 15	羊群	201
Day 16	发明	211
Day 17	大卫	221
Day 18	“皮瓜”	227
Day 19	怀旧	237
Day 20	教徒	247

Day 21	乐观	269
Day 22	幻灭	285
Day 23	逻辑	297
Day 24	目光	305
Day 25	背叛	317
Day 26	满足	331
Day 27	仪式	339
Day 28	离别	347
Day 29	智者	357
Day 30	银河	375
Day 31	尾声	387

引子

游记都是从路上开始写的。我也一样。

对路上的点滴，我记得特别清楚，有时比目的地的风景还清楚。我甚至还记得在路上时我在想些什么。就在眼下这一次旅行的途中，我一直惦记着三年前，在同一个国家、同一条铁路线旁边的售货机里掏出来的糖球。这些机器就安置在铁路车站上，大大的圆玻璃罩，球的颜色十分鲜艳，即使色盲也能看出它们是甜的。

鲜艳的东西在自然界里往往有剧毒，我对它们一向视而不见，但那天，等了三十分钟火车后，耗尽的耐心早就转化为好奇心了。我决定跟大玻璃罩子做次交易。

车站上什么都没有，除我之外只有两个乘客，其中一个是位正统派犹太教徒，他端着一本小书，面朝墙壁默读，身体一屈一屈，黑袍下面露出几根晃荡的黑布带。记得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人时，我的反应是低下头躲开，我有点害怕在他们神秘的目光下现出原形。

后来就不怕了，因为我发现，游客在这场无声的较量之中占着优势：总是这些一身黑的人佯装若无其事匆匆而过，仿佛他们是客人，

我们才是主人。这跟我在阿拉伯城市的见闻截然相反。以色列有几座阿拉伯人占主体的城市：在拿撒勒，在阿卡，我遇到的阿拉伯面孔的孩子没有不会尖叫的，那些大黑眸子忽闪忽闪的阿拉伯姑娘一看见相机就猛扑上来，在离你一尺远的地方站住等你拍照。起初我受宠若惊，后来习惯了，反而怀念起那些谦卑大度的犹太教徒了。

我走向那台糖球机，从兜里找出一个一谢克尔的硬币，小心塞进了玻璃罩下面的一根币槽里，指望彩色小球转动起来，在玻璃罩里上下飞舞，然后渐慢，最后咔嚓一响，就像电视里彩票摇奖一样，一个球从滑槽里脱颖而出。

但是我错了，什么都没有发生。

滑槽的旁边有一个活门，捅开后，我发现那里并没有糖球；大机器还处在沉睡状态，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会把硬币还给我。

我疑心这是个骗局，因为首先，玻璃罩颜色发灰，肯定许多年没人碰过，里面的糖球表面好像已经氧化，机器也很旧，金属暗淡无光；其次，投币感觉滞涩，而且没有让硬币滑下去的旋钮设置。总之，整件事像是在利用等车人的无聊心理。

我感到有一股陌生的气场在逼近。是那位犹太教徒，黑压压的一片，现在我看清了他的长相：他戴一副银边眼镜，眉毛和胡子都是金黄色，脸红扑扑的，打着锥子旋的鬓角耷拉在两耳边。他的神态非常友好，但绝不热情，看不出任何想跟你合影或者交换名片的意思。

“What happened?” 他问，大黑帽的帽檐压得低低的。

“你看，它不好使了。”我尽量让他感到我的语气里生气多于忧伤。

他走过来，推开活门看了看，蜷着四指蹭蹭胡子，然后，全无预兆地，抡圆了往玻璃罩上掴了一巴掌。罩子里的糖球好像战栗了

一下，我觉得自己脸上都疼。

他用一根手指拨开活门，扭头看我，露出一种介于冷笑和不以为然之间的表情：我瞧见一个红色糖球稳稳地停在那里，跟我从玻璃罩里看到的一样大小。可能刚才在滚下来之前悄没声地卡了一下。

“哦，谢谢。”但我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已经被表情出卖了，“对不起我错怪它了。”

“没事。”教徒说。接着又补充了一句：

“我们是不会错的。”

他甩一下手就趔开去了，那几根黑布带继续在袍摆下叮当着，他后脑勺上的黑发边缘修得特别齐整，步子稳得好像走在真空中。

“我们是不会错的”，在这个国家，我常常耳闻这句话或与它类似的意思。谁也不敢小看任何一个犹太人，哪怕是孩子，犹太人的智力举世闻名，他们善于管理，懂得经营，他们做或不做每一件事都有道理。现在，近五百万犹太人生息在古老的迦南，“应许之地”，从土地上汲取的自信远远超过别人的想象。这位气象威严、看上去很有智慧的中年犹太教徒（或许还是位拉比），果断使用蛮力解决问题，我至今想来，仍有几分惊异。

三年过去，2012年的夏秋，我重返故地，想来寻找一些东西，说不清是什么，但一定是有益于我，能把我那时时被割成碎末的生活补缀得稍微完整一些的。生活太琐碎了，毕业不少年，我换过七份工作，又好像一天都没工作过，写了些文章，又仿佛什么都没写。我挣着够自己体面活着的钱，可钱似乎随时都会离我而去，而我，甚至还有点期待它们离去似的。我用上班时间买来下班后的闲暇，一旦不爽了就卷铺盖走人，以留下一封让领导印象深刻的辞职信沾

沾自喜；而且，因为见多了所谓成功者的单调面孔，了解他们脚下的砖，门前的骨，我也不知道“事业有成”四字的意义何在。

我一点都不空虚，可我怀疑我的充实。我被各种不怀好意的感觉所缠绕，其中沉得最深的是耻辱感：悬在二十多层高的写字楼里，在六面中空隔音板之间，我耻于承认我不属于这片唯物主义的大地，它能把人的几乎一切行为都消化成一串数字，或一个成本与收益的比率。我在这里做的一切事，都会被我自己所讽刺，就像我讽刺他人做的任何事一样。

我都耻于承认我早就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了。

而在以色列，我很想知道那些人怎么就能坦然地说出“我们是不会错的”，他们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为此，我也得让自己显得不卑不亢一些，减少初识发达文明时下意识暴露的艳羡，尽管，我的不卑不亢没有任何可自圆其说的来源，它像飓风过后丢了满地的房桩子，再也回不到原先所在的孔洞里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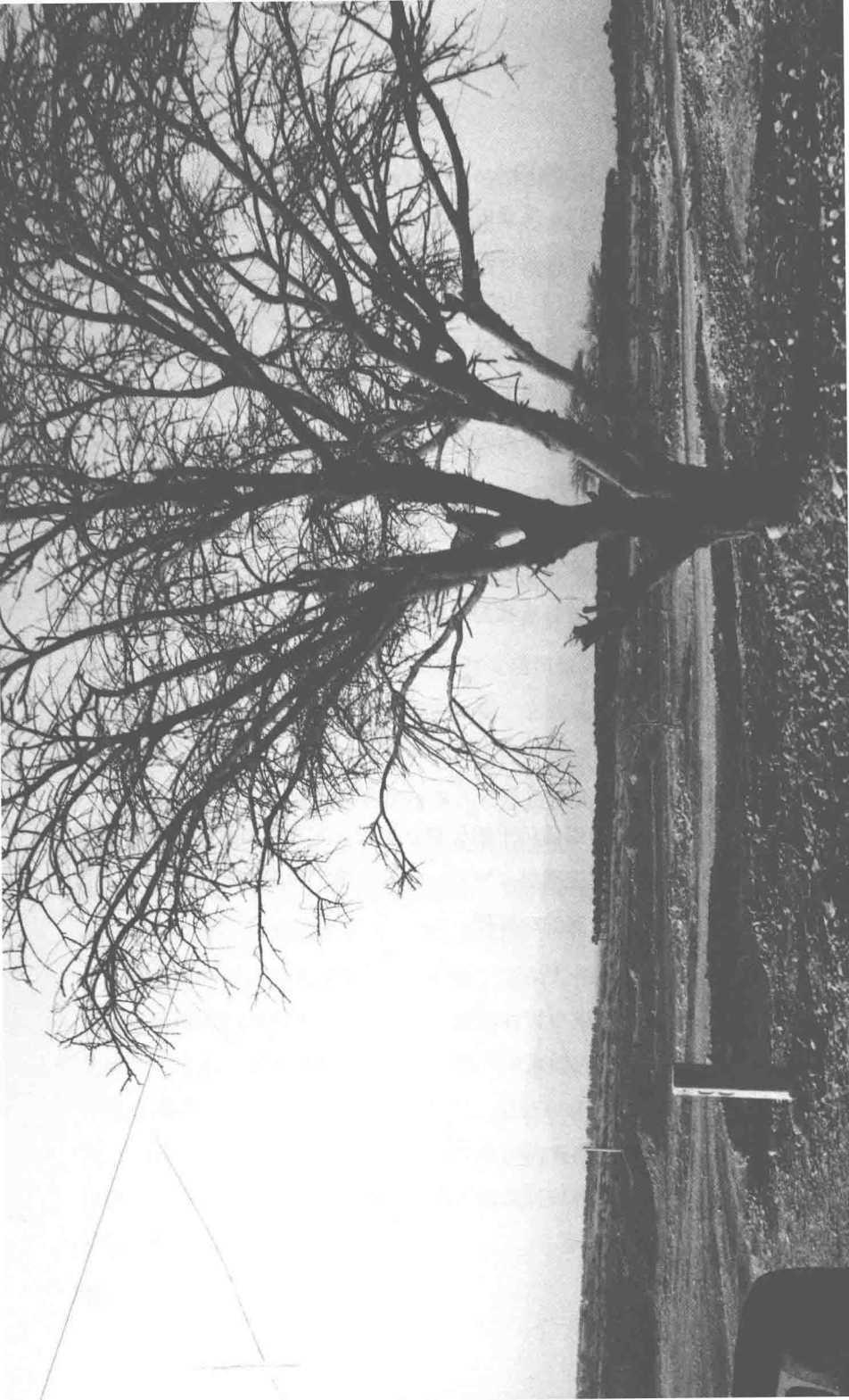
以色列似乎一直在做正确的事情，它总是那么积极，有牢固的物质根基和精神根基，它受到世界上较有理性的、持论较公平的一部分人的支持。不过，第二次前往那里，我的身份已经是记者，而不是三年前那个纯粹的游客了，我已经扔掉了“一个伟大民族”之类说辞的幻想。世上没有伟大的民族，犹太人也没那么神奇，不是那些明明可以飞却执意要走的人：我没在说中东政治（有人去那里出生入死采访了一大堆政要，只为把“中东问题真的无解”这一声叹息喷吐得更有力一些），我说的是，就连以色列最吸引我的东西——基布兹，国家的骄傲，人类合作生存的典范之作——也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我过去觉得，基布兹里是可以找到世外桃源的影子的，现在知道，实情并非如此。

据说，到过圣地的人，有很大的几率会产生幻觉，觉得自己是大卫，是所罗门，是亚伯拉罕，是耶稣基督，是上帝。但我同这种白日梦始终无缘。我带回来的不是一大堆明信片、门票和景区说明，也不是关于巴以是非的“真相”，而是一百多段长长短短的谈话。犹太人对我的好奇常常超过了我对他们的好奇，为此，我不得不多次重复那些新闻简讯里常见的外交俗辞：中国人曾向苦难中的犹太人民伸出援手，上海有古老的犹太人区，那里还坐落着一所举世闻名、美轮美奂的监狱。

我已经出发了，不再考虑自己想得到什么和即将得到什么——假使我不只想看到我想看的东西的话。一种对完整生活和积极成长的渴念，仍旧在敲打着我的梦神经，不管在哪里，我都要寻找它们的踪迹。

* * * * *

我又扫了一眼活门下的那根金属槽，它现在看起来居然不太脏了。我把糖球放进嘴里：那是一颗口香糖，就算被阳光烤熟了，它还是一颗货真价实的口香糖。



从特拉维夫到贝尔谢巴的火车开得不紧不慢。贝尔谢巴是以色列的第七大城市，有二十万人口。跟这个国家的很多城市一样，贝尔谢巴附近也有一个考古遗址，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好几千年前，第一批来到这里的人住的敞篷石头房子。索尔·贝娄在他的书里提到过，这城市最有名的一种产品是果子冻，还有带浮雕的银质圆珠笔，适合用作赠礼。

打开手机，我重又看了一遍上个月收到的邮件：

标题：关于内奥·茨马达

内奥·茨马达有二百人左右（包括孩子和志愿者），有个小学校给孩子上课用。

工作日，冬季劳动每天早晨6点开始，17点结束，在炎热的夏季，我们会提早出工，有四到五小时的午休时间，然后工作到19点结束。

房间和设施都有供应。通常是简易的二人公寓，同性别（伴侣当然除外）。

你必须自带工作服和鞋子，一顶遮阳帽，防晒霜，一条被单，一条浴巾，以及你所需的所有个人用品。食物以素为主，每周供应两次鱼肉。

我们的生活非常静，没有娱乐设施。人必须穿着朴素，不能扎眼，在进餐时必须保持安静。蜂窝电话必须留在自己房间里用。

这里有许多来自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志愿者。你有时可能感到孤独，哪怕多数劳动均为团队协作。

工作经理会给所有人制订一张任务表，根据需要每日更新。你可能去帮厨，可能去挤奶，可能去摘橄榄，可能去工地，也可能在餐厅工作。有时，你一天要做好几种不同的工作。

.....

在这里，你可以探究以下问题——你不妨先问问自己：人与人的关系究竟有多大的潜能？

真正的合作需要哪些条件？

.....

• 抵达时需缴纳一百谢克尔的劳动保险金。

这封邮件的落款是“阿娜特 & 霍尼”。我打开腰包看看，我已经有了足够缴纳三份保险的积蓄，因为之前都寄宿在别人家，路费有了点结余。

在我的侧前方坐着一个穿T恤、戴一顶鸭舌帽的年长者，帽

子下方露出的白发，面积刚好能让我想象出他摘了帽子后的样子。他在读一张希伯来语报纸，很认真，眼镜低低的，每一根嘴纹都十分满意。我心里掠过—个数字：“64”。以色列1948年建国，今年六十四岁，也许跟这位老先生还是同班同学呢。

对这个国家来说，相差三四年根本不算什么，相差三四年，它还是被一群阿拉伯国家凶狠地含在嘴里的一块肉，相差三四年，它还是意气风发地把一根手指牢牢地放在发射键上，准备把从任何方向打过来的火箭弹在空中炸成一朵鲜花。

而且，我对老人有好感，我之所以第二次来到以色列，除了独立记者的身份外，还得益于一个八十九岁老人的邀请。他名叫泽埃夫，他希望我能多了解一些他心爱的国家。早些日子，他领我去参观隐哈律基布兹的“施图尔曼之家”。施图尔曼，是他的故妻最初所嫁入的那个家族；他的第一代家长哈伊姆·施图尔曼，是一位了不起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巴勒斯坦早期犹太移民的领袖，同时得到阿拉伯人和英国人信任的犹太裔社会活动家。

“1938年哈伊姆被阿拉伯人的地雷炸死了，我们每年都在他去世的那天哀悼。”老人说，“柔玛嫁给了哈伊姆的儿子摩西，直到他在独立战争中阵亡，当时二十六岁。后来柔玛嫁给了我，我跟她抚养了她和摩西的儿子，也叫哈伊姆，1969年哈伊姆在苏伊士运河战役中阵亡，当时二十三岁。”泽埃夫必须一次性背完这几件事后才换气。施图尔曼一家三代男成员都是烈士，他们的死，一次次加深泽埃夫——这个守着施图尔曼家族的兴衰的外人——同国家的感情。

他安排了一个外孙女来机场接我，安排了两个好朋友领我去参观他们各自所在的农庄，还安排了自己的女儿夏霓接我去住几天；

但是，他不喜欢我偏爱的以色列作家梅厄·沙莱夫。“别跟我提他，”他厌烦地举起手，“那是个没有原则的人。”

鸭舌帽老人放下报纸，拿出水壶，又摸出一个药瓶，倒出药片，借着火车的晃动把药片吞了下去。我坐到他跟前时，看到他嘴唇上还留有一个泡沫。

“对不起，先生，请问到贝尔谢巴还有多少站？”

“还有很多站，”老人说，他抬眼时的表情十分儒雅、温和，像是在说“你怎么不早问我”，“还得有一个多小时。”

“那你看我赶得上 894 路车吗？像是到下午 3 点多钟就是最后一班了。”

在以色列这种全民自驾的美式国家里游荡，算错了时间会是一场终极噩梦。上次在死海，因为贪吃一根雪糕，我差点错过了下午最后一班回耶路撒冷的车，在飞跑过去翻越隔离栏的时候还报销了一条裤子，但是车上的人显然已经见怪不怪了。

“你到底是要去哪儿呢？”

我把“内奥·茨马达”的名字报给了他。

“你等着，”他来了精神，手脚利索地掏出了手机用流量上网。在以色列，多数长途大巴里都有免费的无线网络，在特拉维夫这种大城市，你得跑到大学的考场里才能彻底逃脱免费无线网络的追捕。不过上了火车，你还得用流量。

他不停地在液晶屏上划拉，屏幕忽而变成 Google 地图那种绿油油的样子，忽而又变成蓝莹莹的、有光斑闪烁的雷达显示屏模样。最后，他用手指按住屏幕上的一个地方给我看，像在炫耀地说：“就是这里。”

蓝色地图上有一个很小的光点，旁边标着一行希伯来文。“在

很——南很南边，”老人说，“你看这里是死海，那边是约旦，下边就是红海，那地方在很——南很南边。”他满足地收起了手机：“你去那里做什么？”

我讲了一下来意，说，我要去那边劳动，然后就是一番恭维，什么你们国家很了不起啦，最发达的农业啦，理想的民主体制啦，最好的知识分子啦，犹太人有发达的大脑和最出色的幽默啦，等等。

“唔，真的？”老人露出酒逢知己的笑容，“想不想听我讲个犹太笑话？”

于是他就讲了起来：在比利牛斯山脉上的一个偏僻的小哨所里，有个哨警几十年如一日地当班，看防任何可疑分子。某一天，他发现有个犹太人，用自行车驮着一个沉重的麻袋从这边越到那一边，晚上两手空空地徒步走回来，之后每隔几天他就这么走一次。哨警怀疑此人走私，但是搜查他的麻袋，里面装的都是普通的土。

等哨警退休后，他又来到自己原先的岗位附近，那个犹太人又来了，他对犹太人说：“先生，我知道你在做非法生意，可是一直抓不住把柄。现在我退休了，我发誓绝不会揭穿你，请你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告诉我你到底在倒卖什么吧？”

“自行车。”

老人得意地使着眼色，看样子他希望我的后半辈子也全靠这个老掉牙的笑话活着。经验告诉我，在别人的地盘上最好不要抢白，而要积极地倾听并参与到与他们的对话之中。于是，我也用夹生的英文回报了一个我认为特别好的犹太笑话：

日俄战争时期，沙皇征召境内的大批犹太人入伍，两个犹太人已商量怎样能逃脱这场灾难。其中一个说：“你把自己嘴里的全部牙齿都敲掉，你一定能因健康原因免了兵役。”另一个人就照着做